

續金華叢書



續金華叢書



麗澤論說集錄卷第

續金華叢書

門人集錄史說

大抵史有二體編年之體始於左氏紀傳之體始於司馬遷其後如班范陳壽之徒紀傳之體常不絕至於編年之體則未有續之者溫公作通鑑正欲續左氏左氏之傳終云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左氏終於此故通鑑始於此然編年與紀傳互有得失論一時之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之得失編年不如紀傳要之二者皆不可廢韓魏之事溫公論之詳矣今姑言看通鑑之法昔陳瑩中嘗謂通鑑如藥山隨取隨得然雖是有藥山又須是會采若不能采不過博聞強記而已壺丘子問於列子曰子好游乎列子對曰人之所游觀其所見我之所游觀其所變此可取以爲看史之法大抵看史見治則以爲治見亂則以爲亂見一事則止知一事何取觀史當如身在其中見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當作如何處之如此觀史學問亦可以進知識亦

可以高方爲有益

溫公論才德自分明但說德者人之所嚴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疎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此卻更須推求如汲黯以嚴見憚東方朔朱買臣之徒常在武帝左右蓋所尊非所用所用非所尊又如唐太宗最善用人若王魏溫薛雖曰尊用而封德彝宇文士及之徒日夕狎愛此所以不能致三代之治然此又當求其本源凡人胸中本自有德則見有德者自然與我合若自有才則見有才者自然與我合如唐德宗初雖用崔祐甫陸贄後乃用盧杞裴延齡韋渠牟之徒以成禍亂蓋德宗胸中與小人合故見盧杞之徒自然與之親合也以是知得天下病根本不在外知氏趙氏之興衰不在於晉陽交兵之日而在於立後之初天下之事正其本而已矣

天下之言有近理而非者此最難辨如趙魏二子辭絺疵之言而謂知伯曰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危難不可成之

事乎此兩句最近事情然自古陷於詐謀者多以此等語言蓋論目前之利害似是切要而其中則不然也

豫讓爲智伯報仇此雖未中節然亦難事其言有可取者有害理者如日旣已委質爲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此說甚正至於所謂所以爲此將以愧天下之人臣懷二心者此則甚害理蓋愧之一字見豫讓處心錯處大凡見危授命乃是道理當然豈因有心愧不授命者然後爲之

魏文侯號爲當時賢君然所以號爲賢君者蓋當時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之徒相與扶持之故也然亦是聖人之功蓋孔子培養許多賢才在數十年之前散在諸國故能使其君爲賢君如文侯問鐘聲心術微著便有田子方救正又如樂記載古樂今樂一段可見文侯之賢皆賢人扶持之力

人心各有所偏偏於此必廢於彼如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蓋一心於武則倡優自然拙此所以審於鐘聲必聾於樂官也

子擊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夫富貴固不可以驕人貧賤亦豈可以驕人驕之字使周公之尚不足觀況其下乎子擊欲以勢驕人子方欲以學驕人二者之失則一子方本子夏門人歷於戰國不免爲風聲氣習之所移故有驕人之失其後子方之學流爲莊周傲物輕世

魏文侯問相於李克克對極有體大凡不在朝廷而論朝廷事止可泛論大體不當明言某人可用某人不可用故李克初只說卑不謀尊及文侯再問之克亦不明言成可璜否止言觀人之法使文侯自觀而得之及李克出見翟璜璜忿然作色而終屈服者蓋始謂克明薦魏成而不知克止泛論大體也以是知不在朝廷而論事者止可泛論不可指名對州縣官言亦然

吳起爲魯將娶齊女爲妻魯欲伐齊遂殺妻求將起未必專是貪官只緣起學得兵法精便被他使作求逞其技能以此知不爲技能

所使者難然吳起卒爲魯人所譖人言樂羊伐中山對使者食其子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易牙事齊威公公盡嘗天下異味獨未嘗人易牙遂殺其子以進樂羊食子易牙殺子吳起殺妻皆是於所厚者薄凡人於所厚者厚之則人亦厚之於所厚者薄之則人亦薄之此其所以終於致疑也起爲人貪財好色及爲將則與士卒同甘苦非起前貪而後廉也前之貪貪財也後之廉貪功名也漁人以餌致魚非能捨餌也欲得魚耳

田文乘間說其父曰君私家富累萬金而門下不見一賢者又尙厚積多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自常人觀之田文之豪似勝田嬰之客殊不知二人皆是私心田嬰之私心人皆知之少有以田文爲私心者田嬰蓄財不肯自用乃欲留以遺不可知之子孫固是不是田文取其財而用之又不過養許多鷄鳴狗盜之徒又爭得幾何嬰之失在於貪財文之失在於貪名二者之失則一須於此事求其酌中乃可大凡天

生萬物將欲留與天地間人同用須使人人均足方是兩間正理一或不均便是暴殄天物且如布帛粟菽人人所須泉貨金具人人欲用今富者乃封之倉庫至於腐壞貫朽豈非暴殄天物此所謂閉天之惠正是端郭君之病天生萬物人皆可用今乃欲攘以爲已有然後散之及人此所謂盜天之權正是孟嘗君之病閉天之惠其罪固大盜天之權其罪亦大古語云廣取不如儉用此語亦有理所以不敢廣取正是不敢閉天之惠所以必儉用亦恐盜天之權故也

楚元王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忘設焉穆生曰可以逝矣申公白生止之不可竟謝病大凡看人最不可就事上看如就事上看則是按本之學此一段固是穆生知幾或有人尋常待我厚一旦偶遺忘終不成便去須是心地明白瑩淨如禮記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須是此學中來然後事事看得破申公白生曰獨不念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此三句

最爲近理移換得人自非穆生守之堅見之明安得不留今有勸人殺人而人不從者以其不近理也至於以近理之言勸之而終不爲所移斯可以爲難矣

魏其爲丞相籍福賀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眾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大抵兼容善惡有爲身計者有爲國計者爲身計者善者吾用之惡者亦用之不過朋黨眾盛更相輔助此不過持祿保位之小人不足論也若爲國計則善者使居於內當陳力就列之任惡者因其才出居於外或使效一小官守一小職處之各當其任如此乃是通達治體之君子大凡天生萬物不無善惡要之欲各得其所如城邑市井則人居之山林藪澤虎狼居之江海沮洳魚龍居之雖有善惡而各得其所故謂之兼容非必白黑不分賢愚混雜始可爲兼容也籍福談說之士觀其語意不過勸寶嬰爲已耳然其言亦有可取者如戒以喜善疾惡此四字最

好善者以爲善惡者以爲惡此乃是正理若善上添一喜字惡上添一疾字便是爲他善惡動了祇緣義理之上不可增減分毫大抵常人之言有與聖人之言相近者最不可不察如籍福所言竇嬰喜善疾惡與聖人所謂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大率相似然竇嬰反以此敗者何故只緣聖人之言求諸內竇嬰之事求諸外聖人使人見善則省察自己常恐不能及見不善則省察自己恐被人染著此所以爲聖門學者之事至於竇嬰之喜善疾惡則此心一向在外只管看他人善惡卻都不自檢點此其所以招怨而取敗也

漢至成帝百餘年矣文景武昭宣之盛爲兩漢之冠永光元年以詔條責丞相御史猶云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民寡禮義風俗之難移如此

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卽位擢福爲尙書時同郡河南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諺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

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天下之事最是互相譏揣妄分清濁爲禍最大此一段正是學者大戒且如房周賓客初時說此二句實學舍中相譏誚戲笑亦豈知自此致天下之大禍大抵此等語相傳一人傳二人自二人傳之至於一州一縣夫以一人而當一州之怨自然必致殺身又推而廣之豈不大可畏哉大抵爲學須當推廣大心凡執卷皆是同志何必與親厚者及相近者方謂之同志而疎遠者便不是同志之理此只是一個忌心又如朋黨之禍亦有兩等一等是輕薄如房周之賓客一等是廉介高自標置如范滂李膺之類其賢愚雖如霄壤之不同其禍天下則一大凡人處心賢者敬之不肖者憐之庸常者容之如此便好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此三句益見聖人廣大氣象又如何有可厭可棄之人蓋四海之內皆兄弟何嘗有內外人人有此心和氣自然薰蒸太平豐年之氣自此感格

左原爲郡學生犯法見斥郭林宗遇諸路設酒殽以慰之謂曰蘧瑗顏回不能無過況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林宗此言極得中尋常人見人見斥必以桀跖視之林宗提起蘧瑗顏回以告之所以開其善心其實亦非過譽之蓋善與惡隔壁耳東漢風俗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濁見人見斥者誰肯與之語亦如今世士大夫遇此等人其上者必指目之下者設酒殽慰之以助其怒或雖設酒殽猶責謂之以增其怒唯林宗言最得體蓋林宗乃一時名士原旣見斥忽得一名士與之語又舉二賢者以告之此其所以終於悔怍也

薛包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乃廬於舍外旦入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居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大抵暴戾之性凡人有此根者終必發露惟其本無者雖屢撓而莫能有如油麻之爲物其中本有油故一加砧杵則油便出如使以杵舂米雖如粉亦無油矣薛包之事父母父母

逐之其始則居於里門自常人之心父母逐之至于再至于三則必有不能忍者今包也終不能去而晨昏之奉益勤蓋其無暴戾之根故也

郭林宗宿茅容家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旣而以供其母別置果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曰卿賢乎哉林宗名重當世時人蒙其題品者如馬之遇伯樂價增數倍人與之共舟車者謂登仙況林宗宿於容家其榮亦甚容乃視之爲常初不以此動心自非其中有所容安得如此引之愈深作之愈安

漢末范滂之徒各持私議以是非天下而申屠蟠獨翩然遠逝絕跡梁碭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及黨錮禍起獨免疑論蟠固知微矣然亦未盡也蓋君子思不出其位一出其位而唯務點檢他人之得失利害則於本位必不子細何者心無二用故也蓋君子所以思不出其位非固不敢出位乃不暇也蟠雖能終免疑論然其所以絕跡者亦由其始不能磨礪圭角故必強制力拘方免於疑耳自

古多謂和光同塵亦由其不能全之常欲強掩之也若本無跡何
用絕跡山林若本不高何用自同傭保蓋蟠始初不知已之所爲
無非常之事故見其異而制之也

竇武等欲誅宦官中道事泄曹節等矯詔討武以張奐新徵不知本
謀遂令與周靖圍武武自殺陳蕃亦死張奐雖素爲忠直剛正之
人緣在外只理會邊事都不知朝廷士大夫賢否忠邪一旦被召
遂爲姦人所賣反害正人後雖悔痛因青蛇事上疏乞改葬蕃武
已無及矣以此觀之士大夫在外切不可不知當時朝廷之忠邪
若都不講究一旦見用雖剛正如張奐尙不免爲姦人所賣況其
下乎

華歆少避亂與鄭泰等同志六七人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
得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難義猶
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旣已受之若有進退中可棄乎眾不忍
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墜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

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別去眾乃大義之如今人多是倒做且如初時見人不問可否輕受之後來不能承當又輕棄之觀華歆此一事當時若無後一段人只道華歆是一箇忍人有後一段方見華歆子細不苟處天下之事最不可容易老子曰輕諾則寡信禮記曰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始初若容易輕諾後必不能了事若子細審諦故有所不做做須做得徹大抵處事容易是涉世爲學之大病然華歆少年處事子細可謂極有資質自可爲後世法及在曹操之朝乃輔之以傾漢室此蓋有資質無學問之過也以歆之資質其終猶如此況始失之輕易者乎若看一事則歆亦可法若看終身則歆爲可戒

管寧與邴原至遼東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公孫度以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密遣令還處危亂之際正不可露圭角邴原干戈擾攘盜賊之區乃一一欲以清議格之自然招禍此不知與時消息之理邨之六四括囊无咎

无譽夫六四處危疑之地與六五无相得之義正當如囊之括其口更无一毫露出便是括囊若有分毫露出只是招怨須是看時節方得又如寧遣原西還此又是處朋友道理盡度其情性知其未能亟改故遣令西還所以全之也

劉廙弟偉爲魏攸所引坐誅初偉與魏諷善廙戒之曰世之交者不善擇人務合黨眾非厚已輔仁之謂也吾觀魏諷不脩德行而專以鳩合爲務華而不實卿其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此一段於交際最緊要大抵人之交際最要着一箇虛與實如今人閭巷酒食之交當時非不甘若醴及一旦遇事則都不見緣其初交本不曾理會著實底事若交際之間始若淡薄無味然其氣味卻長始若親暱其終必不久如東坡剛說兩句極好全我者皆平日所畏人也誤我者皆平日所愛人也平日所畏敬之人終必有益劉廙弟與魏諷交終及於難方其未及難時劉廙已知其必及於難何故蓋其專以鳩合爲務華而不實如何能久非厚已輔仁之謂也此

一句極好大凡人之虛交在我有所損在彼亦無益此一等交際是孟嘗春申之徒招致賓客其後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及東漢李膺范滂結成黨錮之禍皆此類也

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河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耶天下之患在於妄分清濁如人之一身無手則不能執無足則不能履又何必愛手而惡足自古文武只一道堯舜三代之時公卿大夫在內則理政事在外則當征伐孔子之時此理尙明冉有用矛有若與勇士孔子亦自當夾谷之會未嘗以武士爲麤西京之時亦知此理故宣帝詔黃霸曰邊境有急則左右大臣皆將帥也至於韓安國之徒亦皆出征守邊及東京末士君子高自標榜妄分清濁善惡太明流品太分遂成黨錮之禍故劉巴之徒